

的地位或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想法已经过时。”结论之二是“改革现有国际制度”，即为了维护欧洲的利益，仅有西方合作还不够，还要争取新兴大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话讲，“我们只有在成功地使新兴工业国家承担全球责任和可信赖地把它们纳入新秩序的情况下才能解决人类的中心问题。只有在它们平等地一起坐在会议桌旁时，它们才会愿意接受世界性的规则。”

萨科齐的“相对大国论”、布朗的“全球社会论”均反映了欧洲对变革国际制度必要性的认识。2008年8月，萨科齐在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新兴国家的发展使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重新洗牌”，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在萨科齐看来，相对大国时代虽

然有“动荡”、“角逐”和“碰撞”的风险，但是通过共同努力达成的妥协和原则也可能形成更为持久和牢固的合作关系。欧洲应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倡导作用，法国将致力于促进现行国际多边机构改革，建立符合21世纪现实的有效的多边机制。

欧洲对全球化世界的新认识已成为近年欧洲对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因此，人们不应为法、德领导人在G20伦敦峰会上关于变革的决心感到惊讶。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在为欧洲带来巨大困难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变革世界的新动力。目前，欧洲虽对奥巴马充满期待，但对美国是否“准备好接受一个多极世界”仍抱有疑虑。可以肯定，欧洲的变革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将成为影响新时期欧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

## 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

秦亚青（外交学院副院长 教授）

起始于美国并且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冷战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取向更加明显。G20峰会的召开虽然是为了应对当下席卷全球的经济问题，但无论从参与方还是从议程设置和议事方式上说，都显示出新的迹象，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些特点。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总是处于一个延续与变化共存的状态。总体来说，国际体系的转型表现出三对变与不变的关系。首先是体系自身的转型。体系转型是指体系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根本的定义性特征是秩序原则，比如主权原则；最明显的特点是体系单位的变化，比如从帝国体系转向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体系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以主权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体系运行仍然是当今的主导形式。但从另一方面来

看，也确实出现了诸多迹象，表明体系本身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行为体多元化已经十分明显。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国际市民社会等都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因素。G20伦敦峰会参会者除了主要国家之外，还包括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而会场外各种游行活动则表现了社会性参与。当今世界还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状态，但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显现出来。

其次是体系结构转型。国际体系结构转型主要指实力分布的变化，最典型的特征是“极”的概念。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呈现出一超多强格局。美国作为一超，综合实力超出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中、俄、德、法、英、日等可以称为多强。金融危机没有本质性地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美国一超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挑战。现在的美国不像一战之后的英国，从实力地位说，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考虑到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操控能力、自身的恢复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加之世界经济的高度相互

依存和国际合作观念的日益深化,美国走出经济衰退是可能的,在老牌大国中也应该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损耗、金融危机对美国综合实力的负面影响以及冷战后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对美国能力的质疑,都使得国际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多强的地位在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中国发展尤其引人瞩目,这确实推进了国际体系结构朝着多极化发展。多强的作用会加大,美国寻求与多强在全球战略层面的合作也会加大。一超多强格局还没有出现拐点,但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新兴国家作用明显加强,中国影响也在加强。

第三是国际治理体制的转型。治理体制是指维护国际体系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是与国际体系中的威胁性质高度相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要威胁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对传统安全的威胁。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体系内主要国家的战争,形成了对体系和体系成员的最严重威胁。体系战争不仅会使参战的主要国家受到重创甚至是毁灭性打击,而且也会严重影响国际体系自身的稳定。冷战结束之前,传统安全威胁一直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威胁,国家之间的战争是这种威胁的最高形式。所以,国际治理体制的最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势力均衡,是大国之间维持相对的实力相当状态,以遏制战争冲动。在冷战期间,苏美战略均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护冷和平的基本制度。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传统安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朝核六方会谈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是世界关注的头等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冷战以后的安全威胁性质也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则是非传统安全的大量涌现。现在经常谈到的贫困、灾难、流行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也威胁到所有国家及其国民的安全。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损失也超出了任何其他事件。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传统的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威胁。由于新的安全性质的变化,传统的权力均衡在应对这类全球性威胁方面无能为力,并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严重影响到自身和本国国民的安全威胁。合作治理成为新的国际治理体

制原则,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共识,新兴国家在发挥更大作用。国际治理体制随着安全威胁性质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

以上种种说明国际体系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对于中国来说,国际体系转型期的变与不变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如果中国把握好时机,调整好战略,未来5-10年很可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机遇延续期。为此,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第一,在全球问题上积极推进合作,做负责任大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自身能力。当今世界一个重大矛盾是全球治理需求大幅度增强而全球治理制度的严重不足,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秩序和促进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有人称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跨国威胁的时代,这种提法可能依然值得商榷,但全球性问题确实已经成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直接影响到各国国民的安全。奥巴马新政府的三大议题——经济发展、打击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都是既与美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全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全球问题领域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能力。在重大问题上,中国要明确表达自己的秩序理念和原则立场,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制度层面,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以便使得国际制度更加符合应对全球威胁、加强全球治理的需要;在实施层面,中国要量力而行,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并履行责任。这就更需要中国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美国冷战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实力,自认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采纳新保守主义主张,实施单边主义,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典型个案。这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解决甚至是自身面临的问题。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国家利益。

第二,在地区合作方面积极发挥作用,通过提高能力加强地区合作。冷战后,地区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护地区秩序、应对各种威胁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国地区大国的地位比起中国全球大国的地位更加明显。如果把地区作为一个次体系,那么,

以上国际体系发生的变化在地区层面都有相应的折射。但中国身处的地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特点仍比较明显。过去十几年时间,中国在地区多边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合组织、六方会谈、东亚合作、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等,都表现出负责任地区大国的原则立场和积极政策。中国不会寻求地区霸权,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能力,而加强这种能力的目的,在于更加积极地推进地区合作,保证中国周边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实现国内发展的转型和升级。如果说未

来5-10年是中国的机遇期,那么,在当今国际国内事务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机遇的重点仍然是国内。中国的综合国力,如果单纯以GDP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三名。但是,中国多年之所以强调人均GDP,不仅仅是消除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国情。如果说GDP表示国家强大程度,人均GDP则表示人民富裕程度。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富民应该成为这一机遇期的重点。其间,应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的升级转型,真正做到民富国强。○

## 金融危机、国际新秩序与中国的选择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不断扩散,已经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重危机。这一危机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全球权力转移,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也面临着重大选择。

近十年来,西方传统大国持续衰落,新兴大国迅速崛起。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7国集团的GDP已第一次不及全世界的一半,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也已连续7年下降。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经济同时出现停滞,特别是作为传统秩序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秩序转换的风向标。《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像我们在1919、1945和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变迁或许是美国将在2009年开始衰落。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在《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上发表的题为《2008年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的文章中指出,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历史性

大转弯,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弱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弱。

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提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化时代即将结束,国际社会如今已开始明显地向多极化结构转变。美、欧、中、俄、印都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正在进入在各种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春秋战国时代’。”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所谓“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大国如此集中地群体性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至2008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20%。在这一年中,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因此,有评论家将这一年称为“中国元年”。进入2009年,人们甚至看到了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这一现实及其影响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